唐代玉銙话“乐舞”

王光青 Wang guang qing

笔者曾在《文博》1993年增刊第2号玉器研究专刊发表过《西安发现唐代乐舞玉带銙》之后，一直对唐代乐舞题材有兴趣。在小小的玉銙纹饰上，记述了历史，再现当年霓裳的羽衣，歌舞升平的兴盛景象。

唐王朝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强大帝国，政治上强盛，经济繁荣，文化上发达，科学技术进步，国际贸易繁荣，中外文化交流频繁，特别是唐王朝在文化事业上执行了兼收并蓄和大吸收政策，不仅儒、释、道并重，对外来文化和艺术也采取了大量吸收的政策，京都长安成为当时国内各民族文化交流中心，不同的思想体系艺术形式互相撞击和吸收，这无疑是造就了唐代文化艺术高度繁荣。唐代是中国封建社会乐舞最为繁荣，音乐最为发达的历史时期，表现了唐代对异域文化广收博采的自信与气魄。

唐代玉带銙多以上等和阗玉制成，一般都较厚实，呈扁平状。是北朝和隋代传统的继承和发展，銙数6—14不等，小玉块镶缀在皮带或衬布上做成腰带即是服饰的装饰，也是官级品位的标志，是三品以上达官显贵的身份标志。带銙雕刻多以人物为主，人物多是胡人形象，长发中分，两端曲卷身穿胡服，明显是西域或中亚人形象，人物均在地毯上多作音乐演奏，也有饮酒作乐，奉献供物的，銙尾均雕刻胡人跳胡腾舞，音乐演奏常见的乐器有笙、排、箫、直箫、横笛、筚篥、贝指、筝、箜篌、琵琶、腰鼓等。俨然组成了一个配置齐全的小型乐队。

“乐舞”是封建社会礼乐等级制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隋代隋炀帝制“九部乐”，唐朝完善了隋代乐舞制度，唐太宗当时定下“十部乐”和“坐”立部“伎”，十部乐中除燕乐、清乐两部为中国传统音乐外，西凉乐、天竺乐、高丽乐、龟兹乐、安国乐、疏勒乐、康国乐、高昌乐均为西域和外国音乐。其中成就最高的是“龟兹乐”龟兹乐明显地受印度音乐的影响。


图1


图2

唐代以西安为起点的丝绸之路是畅通中原地区与西域各国的经济文化交流纽带，两域各国沿着丝绸之路到中原，西域的音乐舞蹈传入中原，在唐代，西域乐舞一直在宫廷占有主要的地位。

关于胡人舞，唐代有胡旋舞、胡腾舞、拓技舞等。胡旋舞来自康国（今乌兹别克斯坦撒马尔罕一带）唐朝曾在此设康居都府《新唐书·西域传》载：“康国……好歌舞於道”。著名诗人白居易诗中有赞句，如《胡旋女》“胡旋女，胡旋女，心应弦，手应鼓，弦鼓一声双袖举。迴雪飘飘转蓬舞，左旋右转不知乏。千匝万周无已时，人间物类无可比。奔车轮缓旋风迟……。”这是对跳胡旋舞生动舞姿的描述。此舞多女子跳 ，男子也跳。在开元、天宝年间极盛，中原人中也广为流传，就连杨贵妃、安禄山、武延秀等也跳胡旋舞。胡腾舞来自石国（今乌兹别克斯坦塔什干一带），唐代归安西大都护府管辖，多为男子跳属健舞。见《胡腾儿》诗，“胡腾身是凉州儿，肌肤如玉鼻如锥，桐布轻襟前后卷，葡飘长带一边垂，帐前跪作本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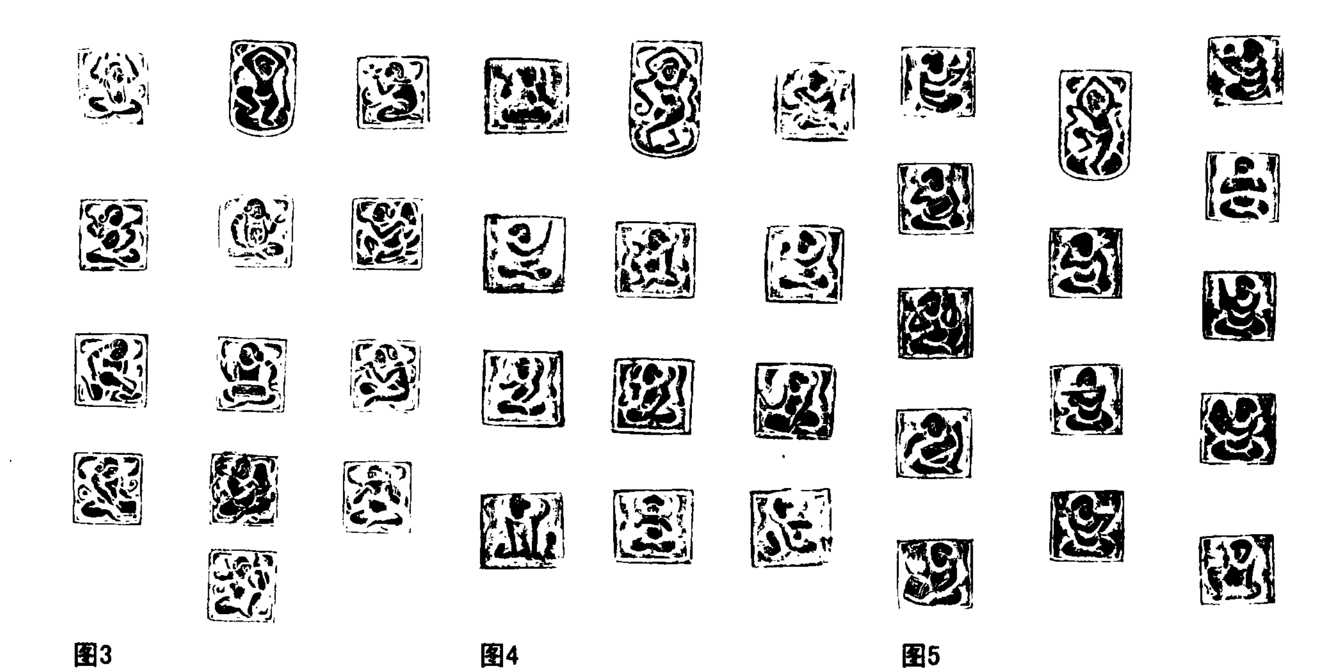


图3　　图4　　图5

语，拾襟搅袖为君舞……”形象地描述了胡人跳舞的姿态。拓技舞，又称拓支，也来自石国，在唐代亦十分流行，均为女子表演，技巧较高，其舞蹈婀娜多姿，刚柔相济，“细腰偏能舞拓技”使人眼花撩乱，引人入胜。

胡腾纹玉銙尾（图1）（图2）（与图1基本相似）唐代，长10.5cm，宽5.1cm，厚0.9cm，白玉乳白色，矩形，两边缘均削棱，正面雕出一跳胡腾舞男子，舞者长发卷曲，高鼻深目，面带微笑，上着园领紧身长袖，衣腰系长裙，裙下摆饰花边，足蹬高筒靴，屈肘扬右手，左手摁于臀侧，右腿腾起，左脚微曲，肩披飘带，舞于园毯上。后面有三套玉带銙图案，在玉带銙的銙尾均是胡人跳胡腾舞。（图3）、（图4）、（图5）都与（图1）基本相同，不同处为双臂高举合掌，一腿站地，一腿抬起跳动摇摆身披长带跳动。其它玉带銙为方型，长为3—4cm，宽3cm左右，厚0.9cm，都是胡人形象，人物均坐在地毯上，有饮酒奉献供物，吹笙、横笛，有弹琵琶、手拍鼓掌等。另外在陕西各地还发现不少墓出土唐代乐舞壁画，乐舞俑。

如唐代李寿墓中有一幅乐舞壁画，5名跪坐的女伎分别持箜篌、筝、琵琶、笙在演奏，乐伎前有一舞伎在舞动。根据乐工所持乐器看，当属龟兹乐[1]。还有50年代西安东郊发掘的唐苏勖墓发现一幅完整的乐舞壁画[2]。唐代鲜于庭诲墓出土一件截乐舞队驼俑，驼背正中为一舞俑，其两侧坐4个乐俑。5俑中有3个胡俑，左前侧胡人左手托琵琶，左后侧乐俑作吹状，中间的舞俑也是胡人作起舞状[3]。这些都是胡乐舞在唐代社会中颇为流行的真实反映。

特别是最近在西安碑林博物馆首次亮相的其中有，咸阳彬县五代冯珲墓砖雕。“女子十五乐坊”54块彩绘雕砖，刻画了28对男女分别演奏散乐。乐器有琵琶、笙、排箫、笛、箜篌、拍板、筚篥等10多件，演奏者乐器种类繁多，并有指挥出现。在砖雕中的舞者胡人形象，反映了五代时期胡乐舞流行中原，也说明中原地区与中亚地区文化交流渊远流长。

以上所有的唐代乐舞，对研究唐代以来，中西音乐舞蹈交流和发展提供了丰富的资料。

（王光青　陕西省文物总店　馆员）

注释:

[1]《唐李寿墓发掘简报》文物1974年第9期。

[2]《西安东郊苏思昌力墓清理简报》考古1960年第1期。

[3]《西安郊区三个唐墓的发掘报告》《考古通讯》1958年第1期。

（责任编辑 范培松）